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後今日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修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於淺不能究識敬導所聞未克善本作彈焉
銑曰德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論於是二客
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論一首

位於異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器問虎
曰往者周止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
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

製複許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

武即位而麗器據隴擗衆欲有分

明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禹而禪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

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

爾雅曰命天子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

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

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

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

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

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

也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禪代不同至于應

大順民善本作其一揆善本作焉銑曰揆

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是故劉氏承

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漢書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

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

氏帝系曰帝堯封于虞為火德漢書實曰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

大德自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

帝之符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

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

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白是知所殺也。白，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秋，河圖撰命篇曰：「善曰：春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良曰：言必有天，積德累行之業也。善曰：史記崇侯虎曰：「然後精誠通曲，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周，公曰：道洽政，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洽而百生。」

外傳曰王乾鑿度曰王者天下之謂之王也
易曰王乾鑿度曰王者天下之謂之王也
詩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

齊曰運起謂平起於匹夫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爲人所記也春

代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
 埋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屈同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起於布衣所由也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爲

適遭暴亂得奮其劒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

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善

人曰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

得鹿天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
 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向曰神器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迎之意也韋昭曰神器天子重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
 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
 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賊隸之升謂之饑流隸也饑餓也穀梁傳曰五穀有千等餽臣隸也饑或為殍荀悅曰道廔謂之殍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韋昭曰短為短桓桓襦也



也毛布曰褐善曰桓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
 餘斛之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金濟曰一
 斤之金也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損益也
 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不可妄處也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故雖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故雖
 連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質烹醢海分裂信韓
 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
 潤鑊伏鑊烹醢分裂皆殺也鑊者也鑊砧也

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杜
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况么
麼不及數子而欲閤干天位者乎善本字也
鸛冠子曰無道之君信布梁籍于求也善曰
道之君任無道之君任則明白通俗曰干求也是
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是
故駕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驚雀之疇不奮
六駟之用廣雅曰六駟謂鴻鵠之翼也
驛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燕雀
安知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駟耳案稅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稅蓋小材也荷負也應劭曰



爾雅曰棟謂之案稅朱樞柱善曰說文曰
音節切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向曰斗筭
執也音義曰斗筭竹筭也受一斗善曰
曰論語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
中之珍饈喻王位也蓋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善曰周
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當秦之時末善本作豪
傑並起起二字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卒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
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
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
言與陵使傳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善本有
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
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
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善本字相封侯善曰
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
之幾善本字夫何言其夫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
曰致猶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
會也

大丈夫之事乎

向曰春秋史記之通名也張晏曰春秋史記也晉灼曰至

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是故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

周內史叔與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

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

準而龍顏美鬚髯左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

股有七十二黑子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

瑞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

人如用由善本作已善曰達於聽受謂不信
 華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起見時利也響謂
 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善曰左氏傳叔向
 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良曰初鄒食其欲
 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善曰六國後漢王
 事善曰八難而高祖輟食曰善曰六國後漢王
 問張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善曰六國後漢王
 吐哺曰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善曰六國後漢王
 生之說鄒生曰足下必欲誅無道高祖方洗足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善曰漢書曰
 鄒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鄒
 生不拜長揖曰沛公足下必欲誅無道高祖方洗足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延
 悟成卒之言



懷土之情意欲都洛陽納天下以家在關東
 都長安故言斷蒙上之情也善曰漢書曰
 高祖欲都洛陽陽成卒妻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
 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高四皓之名割肌
 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之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立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
 高祖召之入宮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
 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
 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善曰漢書曰上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如意曰漢書曰上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致者四人不令太子為書早辭曰願上有所不能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侍人至上
 破顯布歸愈發易太子及置酒太子四侍人
 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遊順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
 者良本招此舉韓信於行陣收陣平於亡命
 四人之力也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師
於高祖也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
王於是漢王齎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驟乘監
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其言曰莊子許由曰略我為汝若乃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老妊而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謂向曰劉媪
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
合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高祖夢
生息大澤之波晏與神遇是漢書曰高祖母
遂產高祖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及長而多
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

形而進女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
異此兩家遂駁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
公見高祖奇類乃妻以女則呂后也善曰
漢書曰高祖見其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
武負王媪見其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
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
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
箕箒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
善本作處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
山每獨將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
高祖在中趣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知
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
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俱求常得之
故從往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俱求常得之
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高祖初入關

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善曰白虎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得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
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
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
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歷古今之得失驗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取捨善本作不厭斯位符瑞不
五行相承也斯度向曰厭合也周備度數也韋昭
周同善本作斯度向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則必
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
子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上銳曰折足之凶則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異觀左氏傳曰
上服曰下無觀觀社預曰下不敢望距逐鹿之
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
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英雄譚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
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
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純韓
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覷之心也距絕也逐鹿

謂上遊說士所比也譬說謂無知之說也
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
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
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

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
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
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良曰伯仲言相
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
也休息也言其文義不能自息也善曰伯



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其
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
之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見濟曰言文人各自
所短
也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
患也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
不自見之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
入蜀都從之甚患也
有弊帚享之千金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
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
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

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
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
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駉良馬也善曰千里
已見上文毛震詩傳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能免於斯累不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
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而作論
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四
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
氣然亦是粲之儔也善曰言齊俗文體
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
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懷之間兮此亦其舒
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

漏卮負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
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
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
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應瑒和而
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阮瑒也
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銑曰言文美理弱
也善曰漢書東
方朔枚舉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
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入理勝於
辭公辭至於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良曰揚雄班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
固之儔也閻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
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

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

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銘向曰

唯通才能備賦也通才謂諸奏議書論銘誄詩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

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濟曰檢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譬如蕭管之類者

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

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

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

榮樂有時此二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

物而聲名自託於此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

羅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不以隱約而不

弗善本作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失志

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則

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良曰

已助

句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也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懼善本作於饑寒富貴善本有流於逸樂善

遺千載之功日月逝善本作於上體貌衰於

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無志士善本

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

幹著論成一家言徐幹曰融孔融也著論謂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同字元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同字元



雅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太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

昔夏殷周善本有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良曰設疑問之辭也後文也善曰

自成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年善曰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善曰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善曰三代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善曰秦不封諸夫

與天下共其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秦王同有共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
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
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無親踈而
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刑
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天子之
也言並封為諸侯無而用之合是以輕重足
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
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無路塞逆節不生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無路塞謂不相
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并無路塞謂不相
秦曰秦并無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及
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其衰也桓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
善曰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
周晉戮其宰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帥
何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
不受命晉定之公戮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
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欲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
薛以仲樂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怒曰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良曰齊桓晉文匡
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二霸之後浸作
諸侯傲反復得敬懼也善曰漢
字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

書曰二伯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
鼎而畏迫宗姬韓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
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善曰左傳畏
屈完封齊其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地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
命未改鼎對曰重未可問也天姦情散於
曾懷逆謀消於胥吻同姓之國不敢為姦逆也懼斯
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
云賴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蔭
碩茂枝葉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良曰吳王闔閭為
越王勾踐所并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魯
為楚考烈王所滅鄭為韓哀侯滅之并取其
地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
韓哀侯趙敬侯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
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唯燕衛獨存然皆
弱小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遑相恤亡向曰言自救滅也至於王赧簡降
為庶人猶枝幹相待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
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
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
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
勢勝之地馳騁善本作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良曰譎欺也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
宋衛中山也詐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趙齊楚
誼過秦而不九國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
師遁逃而不敢進至于善本字始皇乃定天
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作長曰曠日謂積德而
用力若比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殊為
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
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
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
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
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
此者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道必可
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得深根固
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
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
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
危乃得固也存將秦觀周之弊善本有以為小
弱以弱字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
官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
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
縣之吏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
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
秦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
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
也尉監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
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
外無諸侯以為藩衛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
 外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
 孫無置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雖之弟也譬猶焚所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
 謂子弟也譬猶焚所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
 江海捐棄揖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豈不勃善本哉齊曰芟刈猶以刀斲
 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善曰
 法言曰灝灝于海濟樓抗之力也抗入無善曰
 如抗何通俗文釋謂中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
 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
 子弟功臣千有餘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翰曰齊相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
 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分其地絕祀晉昭公卒六
 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絕祀晉昭公卒六
 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入輔弼帝室何以
 救其敗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
 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
 魏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曰事不師古以克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善
 永代匪說攸聞善本身死之日無所寄付
 作其義至於善本身死之日無所寄付
 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

臣之口日向曰黜退也言退淳干之義也蘇與喪會於
咸陽趙高遂矯詔賜太子死而託胡亥此謂
曰史記曰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
陰破去始皇書賜公子扶蘇死至命
為丞相受始皇書賜公子扶蘇死至命
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至命
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剋
善本作薄
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
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
諛賊刑法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
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
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讓賊也
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
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

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
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
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
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
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
趙高決事無大任之也
身殘望夷求為黔
首豈可得哉
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
此責讓高懼誅乃陰謀使成陽令閻樂帥
千餘人殺二世世曰陰謀使成陽令閻樂帥
與妻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
殘殺也善曰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
經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
督成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
下其自樂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遂乃郡國
黔首關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離心象戾潰叛
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
離心象戾潰叛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

其傳曰人逃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
 起兵爭羽殺秦王子嬰也善曰史記曰吳
 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
 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
 而斃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
 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也封三代之後報功
 臣之勞良曰三代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
 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
 侯之於帝室也知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
 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
 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
 之賢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
 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
 亂我區區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向
 烏集言如鳥為之集或聚或散也善曰五
 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
 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
 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
 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
 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

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

政謀作亂賈逵國語而天下所以不能善本有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

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

共謀諸呂乃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

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善曰漢書宋昌

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侍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宋昌

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

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

封為朱虛侯章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

興居為東牟侯

王逸楚辭注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

氏有也良曰傳謂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

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濟曰跨帶也權侔

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

王賢膠東王雄準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

興徵滅亡秦孤立之賈誼曰諸侯彊盛長

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內之勢若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計也

文至於孝景猥用晁善本作錯之計削黜諸

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

北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

故也吳銑曰猥起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

謂高祖封地廣文帝於高祖而殺釁成於文景

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

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

即今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

方議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諸不削亦反於是

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

川齊南楚趙亦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

皆反猥曲也

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

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

身者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其心况諸侯疆

且非已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

其本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

字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

梁代五分善曰主父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

城數十願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

侯之彼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

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

以封子弟之策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爲
五趙南分爲六梁分爲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

食租稅不豫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

善曰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

國除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耐金

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列

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

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

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

受金小不如介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

帝王氏擅朝政專擅帝命其兄鳳爲大將軍

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

國嗣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疏之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

而不能漢書曰稱引成帝謂稱古今之事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于

善本作哀平異姓家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

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

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

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

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異姓
謂王莽為相鶴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
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
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
解印綬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
歸於莽符命謂不得為臣妾者忍殺也黃陵王
嘉獻莽符命封郡鄉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
免患而已豈不哀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至哀平之際士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
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
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敦唯恐在後或乃稱
義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
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
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篡由斯言
位歎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郡音吾

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善本作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善本有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爾

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杜稷於王莽

也賴光

武帝挺不世之姿世謂希世也姿

曰于時

善曰杜篤論都賦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

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

之力邪而曾不鑑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

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

向曰言光武不

封子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

亡國謂秦也

猶窮也

至于桓靈閣善本作豎執衡善曰

後漢書曰桓帝立會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

又曰靈帝特大將軍實武謀誅中官曹節矯

詔誅武等鄭玄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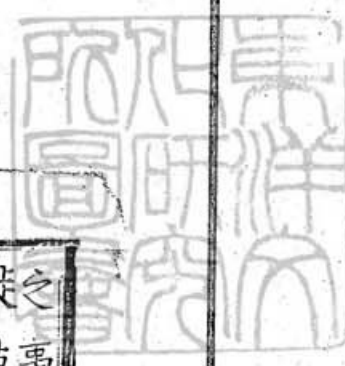
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序曰班固漢書序曰班固漢
懲戒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
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御制曰本末謂君臣也
也鼎沸謂亂也善曰張超宗廟焚為灰燼
也鼎沸謂亂也善曰張超宗廟焚為灰燼
亂官室變為莽士數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
有所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官
曰杜預左氏傳注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曰爐火餘木也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恥王綱之廢
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
地名兗豫二州名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
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



屬豫州東京賦曰龍
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逆翦滅鯨鯢翰
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
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義取其
鯨鯢而封以爵大戮杜預曰迎帝西京定都
頽邑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
都於許昌然許昌屬頽也邑州通而帝
也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
都許昌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
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
而不改其轍迹銑曰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
子曰諺曰前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覆後車戒也

之民宗室寘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
使其封名寘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權均
匹夫勢齊九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
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善本作
之業也濟曰磐石大石也此之堅重不可轉
善曰左氏傳曰周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
一之慮也幹曰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



之事以相蔭庇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今
從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
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
名都之主為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
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善本有百人
上銑曰言宗室上文武位卑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良曰衡謂
軛格也喻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車上橫木
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
衡軛喻馬畢志其內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宗
室微弱不封

諸侯亦如其泉流根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僵仆善本作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

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者持之

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且墉基不可倉卒

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

有素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

基厚則上安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

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



育其枝葉在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

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

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夫樹

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

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

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

也輪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

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

十二棊也楊雄方言曰圍棊也六箸

韋弘嗣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

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博奕太子和以無益命曜
 論之博奕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
 善曰吳志曰章曜字弘嗣吳郡人
 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無益命曜
 論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也

蓋聞善本無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

乎善曰論語子曰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達善本作也銑曰悼傷勉精

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善本

操志也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良曰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善本

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

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

足矣後遂為周厲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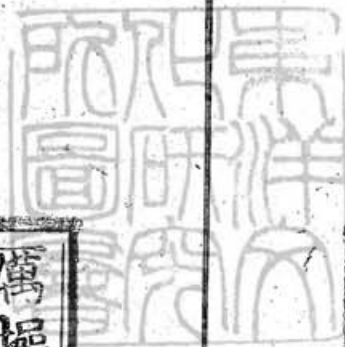
讀書三年不窺後園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

也栖遲謂優游也

而可以之善曰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

歲則不休人將寤焉越曰請以十五歲入將休吾

王師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



公也文王自旦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修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
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周公思無三王繼日辛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
也心不止也言勤道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
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
墮善本作其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是以
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
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良曰卜式以耕作
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勝乃授之霸後為丞

相圉圉獄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綠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授道父死可矣勝論其言遂故山南勤於夙夜善本有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善本作
我濟曰仲山甫相周也風夜勤故以事一人門職事之府也光武之臣常勤不離公門公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詩曰肅肅王命仲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番三召見其後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親之漸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習善本作
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

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
 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謂太牢之饌
 雅樂也言不暇食而暇存者至或賭及衣物徒棋善本
 字易行丁善曰切慙恥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慙慙也戾戾也戾戾也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本補從切之上所務不過方罫買古之間
 銳曰枰枰局線道也罫線之方罫也善
 曰方罫曰枰局線道也枰皮兵切枰方罫也善
 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枰皮兵切枰方罫也善
 張置疏遠多言是兵法之類也枰皮兵切枰方罫也善
 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自楚廣道者也猶
 薛公之言縣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猶



中言塞城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
 臨越此守邊越作罫自楚廣道者也猶
 能防衛而生罫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無
 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也善曰廣雅曰
 階因求之於善本無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
 也濟曰孫吳謂兵法也善曰劉向圍棋賦曰
 略觀圍棋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
 書曰孫子兵法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
 之門也孔子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
 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奕進退而空妨日廢業
 取與攻劫發舍在我者也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
戎石童子擊木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
 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
 何善本有博奕之足耽良銑曰致養父母也
暇字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善曰左氏傳伍奢曰
楚君大夫其肝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姬姁一
忘食日肝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善
作章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
世貞純之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名彰著也乾務在得人翰曰乾乾勤心也
贊曰漢之得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
人於茲為盛



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喻文曰熊虎喻猛也龍鳳
司也喻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
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龍其百行無包善本文
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武並驚銑曰包納也驚馳也
於學人皆如鳳如龍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
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善曰賈逵國語注
品也旌表也說文曰程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善本有也字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
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本有君
曰惜愛也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曰

侯誓盟之官也號叔為文王卿士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夫

一木善本有抨本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封枯

棋善本有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封謂一國之

界也枯棋棋子也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棋

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

五十枚而貿博奕矣向曰兼并貿易也善曰周禮曰

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

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假令世士移博奕之

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鉞曰顏回

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

陳平有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濟曰

巨富人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

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

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

世而鄙賤之困亦遠於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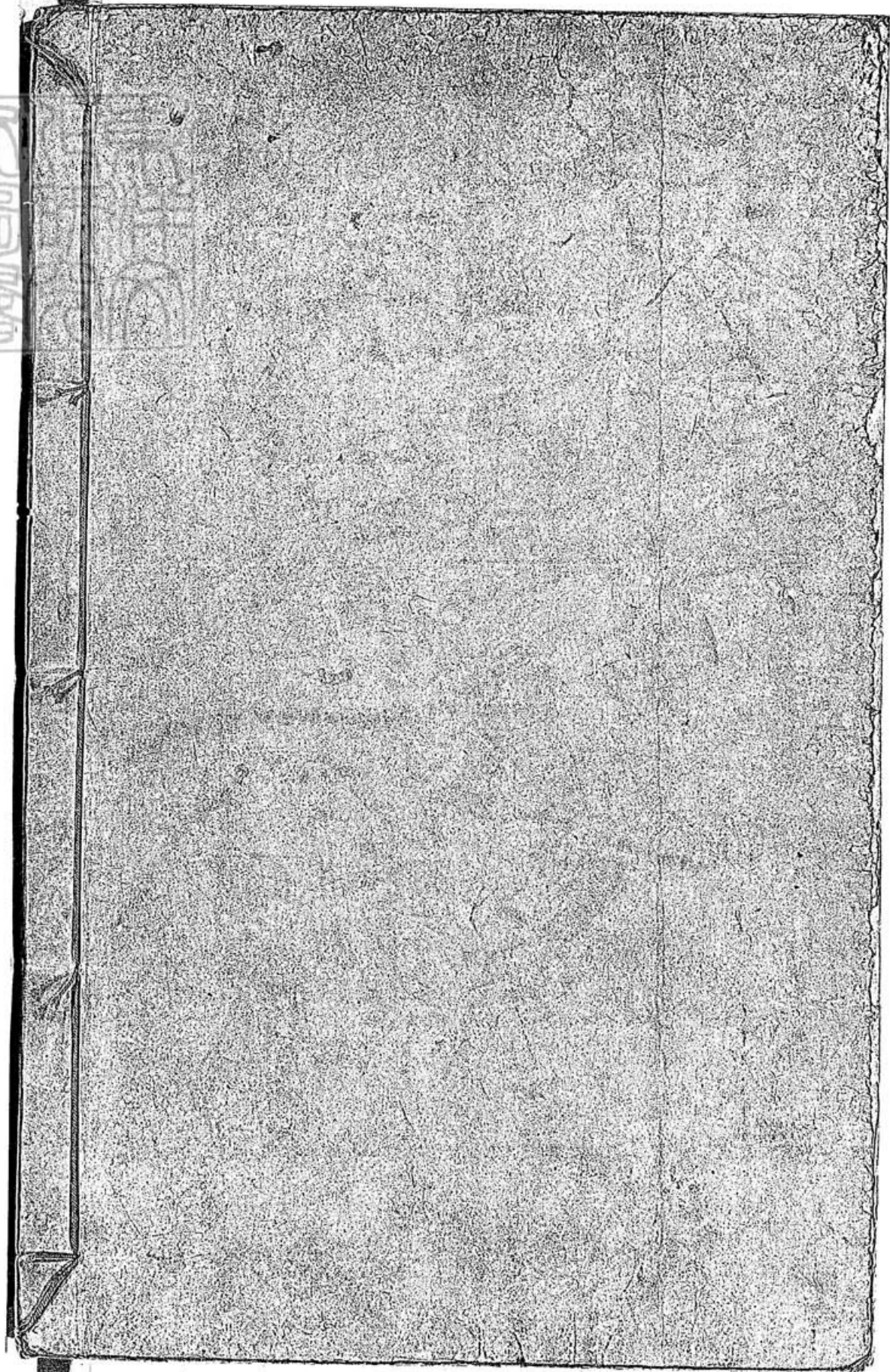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五十二

Blank lined area for writing.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